

邪恶黑窝 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

洗脑的罪恶本质：

将人性扭曲，彻底推向罪恶

与肉体迫害不同，“洗脑”作为中共实行精神控制和迫害的特别手段，这种“精神虐杀”的残酷和罪恶程度，通常不表现在社会表面，但是它对人的心灵伤害尤为严重。其邪恶程度并不亚于劳教所、看守所等魔窟，为了达到“转化”目的，洗脑基地挖空心思，使用各种手段，在与外界隔离的封闭条件下，不断的强制的给法轮功学员灌输洗脑信息，包括：

(1) 强制收听、收看污蔑法轮功、美化中共的音像。

(2) 利用所谓的哲学教授、宗教学者、律师、心理医生等人散布邪恶理论，诽谤法轮功，诋毁法轮功创始人和明慧网。

(3) 每天不停播放中共革命歌曲，爱国歌曲，连看门的保卫都厌恶的说“文化大革命又来了”。

(4) 灌输中共定义的所谓“雷

停止助纣为虐

“邪悟者”，恶警称他们为“助教”，法轮功学员称他们为“犹大”。他们原来都是学员，被洗脑转化后，反过来助纣为虐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他们背叛师尊，歪曲佛法，专门散布邪悟言论，断章取义、混淆是非、颠倒黑白，妄图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，可他们执迷不悟。为了那点工资、个人利益，泯灭良心，真是既可恶又可怜。

以下是曾经在洗脑班里的“犹大”他们中有的可能已离开洗脑基地。

张国清，男，背景：“帮教”小组的组长，刘占革、张凤莲（刘占革妻子）；郭素珍（已遭报应死亡）、陶承志、杨圣娟、付秋桂、李素梅、刘凤琴（邪悟前为躲避警察抓捕跳楼，常常以瘸腿显示自己当年的不怕死，此人很邪，如不接

锋精神”……洗脑班大门有一块牌匾——“用雷锋精神教育人”，用以掩饰真正的迫害。

有时同时使用“伪善欺骗、歪曲误导、恐吓诱骗、酷刑折磨”这些方式，以达到“转化”目的。法轮功学员被长期折磨的情况下，洗脑人员忽然转变态度，伪善的施以小恩小惠，就容易使人在强烈心理反差下生出对迫害者的感激而“转化”（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）。

洗脑班的组成人员之一“助教”就是被洗脑的学员，邪恶利用这些被洗脑的学员向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灌输歪曲理论，误导他们“转化”。同时，洗脑基地尽量先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，然后有计划的强迫他们昧着良心参与转化其它学员。这是洗脑手段中最残酷的一个环节，当这些被利用

不要害人又毁自己

受她的歪理就常常大叫）。段军杰，辽河油田人。

其中，郭素珍，家住抚顺市东洲区新屯街，从二零零零年起，配合街道邪党书记周惠敏积极参与迫害本地区法轮功学员，协同恶人挨家挨户骚扰有信仰、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的人，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送进“吴家堡”教养院迫害。这期间，她的身体一身病，还不知悔改。

二零零四年，罗台山庄洗脑班成立之后，郭素珍还赚黑心钱，在洗脑班做“转化”迫害，协同恶警吴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她的恶行殃及了她的丈夫，二零一一年上半年，她的丈夫暴死在家中。二零一一年七月上旬，郭素珍本人去苏州儿子家，刚到儿子家，就突然死亡。善恶有报，郭素珍迫害好人，既害了自己，又连累了家人。



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正门和牌坊

的人清醒过来时，无限的痛悔使其对自己能否继续坚持信仰失去信心。由此可见洗脑的罪恶本质：将人性扭曲，彻底推向恶的一面。

一位被洗脑后清醒过来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写到：“无论邪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，这就是迫害的实质。我以为我没有被他们洗脑，其实当我因有执着心不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证实法时，我已经是被洗脑了，而且是顺从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接受了他们那一套，这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，达到了温水煮青蛙的效应”。

洗脑班这种残酷不见血的迫害，充分体现出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本性和实质，那种精神伤痛却是至深的。

彼拉多迫害耶稣的下场

二千年前耶稣受难之时，出卖耶稣的犹大，明知是诬陷而又不敢得罪犹太长老们的总督彼拉多，对耶稣的遇难漠视和欢呼的人；同情和帮助耶稣的人等等所有的参与者和旁观者，都因其言行被上帝无声地做了评判，并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。

犹大的下场自不必说了，那么彼拉多呢，当他宣判完耶稣的死刑，他那曾被耶稣救了性命的独子彼罗，当即就倒在地上死了，彼拉多在被召回罗马述职时，不但没有升官反而被流放高卢，不久又被赐死，尸体绑在巨石上丢入河里被鱼群吞噬。

所有参与杀害耶稣的人甚至站脚助威的，或者漠视迫害发生的人，都遭到了可怕的报应

中共的暴行之邪恶则远超历史，其下场必然是可耻的，那些助纣为虐的人必将受到人间正义的审判和天理的惩罚。文章节选自《明慧网》

洗脑班部分迫害致死、致伤案例

* 姜英（女，40岁，抚顺市）

姜英，女，40岁，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血库护士，2003年3月份上班期间被绑架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遭受迫害近24天，被迫害后，全身无力，不能自理，2005年12月3日含冤离世。

* 陈继祥（男，46岁，抚顺新宾县）

新宾县永陵镇人，以弹棉花为生。2003年秋遭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，2005年8月20日去世。

2003年秋天，陈继祥被新宾县永陵派出所的恶警郭华伟、曹思信等人劫持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。从洗脑班释放回家后，开始时眼睛痒的厉害，一个月之后转到脖子上了，后来心里难受，食道象被堵住一样，医院检查是尿毒症。陈继祥于2005年8月20日含冤离世。

* 周纪成（男，50岁，抚顺县）

家住辽宁抚顺县哈达镇东沟村，2004年6月-8月遭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，2004年11月5日去世。

2004年6月，被县政法委送到罗台山庄洗脑班强制洗脑。他在洗脑班中始终不“转化”，于8月份又一次被送到抚顺市看守所（位于抚顺市南沟）。长期的迫害，周纪成身心受

到极大摧残，造成肺内大量积水，有多处暗影，2004年11月5日夜含冤离世。

* 吴光远（男，抚顺新宾县）

新宾县永陵镇人，2006年8月26-30日遭抚顺市洗脑班迫害，2007年3月去世。

1999年7月20日之后，吴光远被当地永陵派出所的恶警张荣庆和曹思信非法拘留，后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教养院强行洗脑。2000年又被恶警郭华伟、曹思信非法劳教。劳教释放后，2006年8月28日又被恶警郭华伟、曹思信非法送到抚顺市罗台山庄洗脑班洗脑迫害，吴光远绝食抗议三天后被释放回家，身体出现浮肿症状，经医院诊断为尿毒症，于2007年3月含冤离世。

* 樊锡臣（男，56岁，沈阳市）

沈阳铁路局第三房产段职工。2004年9月初，樊锡臣在上班期间被单位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，遭迫害一个多月后才回到家。2007年5月9日离世。

* 高东（盘锦辽河油田）被捆绑加铐固定在床野蛮灌食、输液

高东，男，38岁，辽河油田



酷刑演示 野蛮灌食

职工（电）大学毕业，辽河油田勘探局振兴公司职员，原为振兴公司监理工程师。

他曾经被单位送进精神病院迫害十三个月后，2005年9月，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又被送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。据悉，他被捆绑加铐固定在床上，遭野蛮摧残灌食、输液，时间长达三个多月，给他插管灌食的是恶警吴伟。

* 严中华（吉林省伊通县）被迫害至生命垂危

被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，他们对不写所谓“三书”的法轮功学员采用残忍的精神迫害：不准睡觉，成帮成伙轮番围攻、恐吓、精神折磨，所处的环境比监狱还戒备森严、邪恶恐怖。严中华绝食抗议，被插管硬灌，身体严重受损，内脏疼痛、全身浮肿、目光呆滞、神情恍惚，生命垂危，但洗脑班仍拒不放人。



评论

用真相和正义战胜“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”

西方的宗教认为神无所不能，东方的哲学也告诉人们“道”制约一切。那么当王立军夜闯大使馆并将诸多证据交给第三方时，或许有冥冥之中巧妙安排，让人们揭去中共的画皮。

二零零六年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、人权活动家大卫·乔高接受“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”之请，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独立展开调查，通过五十二项不同证据，证实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暴行。麦塔斯称这是“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”。

但是这个邪恶却与我们每个

人都息息相关。正与邪在较量中此消彼长。如果更多的人能够有勇气，你们讲出的每一句真话都是一盏明灯，当黑暗的角落都看到了光明，罪恶彻底曝光之时，那就是邪恶中共的末日。正义的法律必将惩恶扬善。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们，请静心看一看真相，从邪恶的迫害中退出来，站到正义这一边，这是走入未来的底线。

希望那些曾经参与罪恶的人，赶快停止暴行，收集、保存证据、证物，配合调查真相的工作，那些掌握了证据的人，请将迫害的证据披露曝光，尽快结束这一场浩劫。要知道，可以战胜这个前所未有的邪恶的武器，就是让世人知道其罪恶。

“天之所支，不可坏；天之所坏，不可支”。真正清醒者，必定顺天意而行，绝不会对天将灭亡的中共恶党心存幻想。不久的将来，当大审判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够问心无愧地说：在那场人类历史的正邪大决战中，我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良心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，那么美好的未来必在其中。

文章节选自《明慧网》

